

愈合

“抛开事件对错,这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破坏性地震,我需要重建,家人也需要重建。”赵菁说。

针脚慢慢在收,红肿的部位慢慢变成正常的肤色,她买来遮瑕膏,打在脸上。

如今,赵菁已经能取下口罩出门了,尽管颞下和后腰上的伤疤,仍可看见肉质断断续续地增生。

偶尔有人回头议论,她还是气愤。父亲安慰,他们只是好奇,没有恶意。“即便有恶意,对你有影响吗?”

没有影响。但赵菁一直对父亲存在愧疚。母亲去世后,她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,却无法启齿。

4月,清明节,赵刚来了趟北京,住了13天后独返安徽,至今没有再来。

赵菁每晚与父亲通话,这是母亲在时就有的习惯。那时,母亲舍不得离开小孙子来北京,每天都要聊天。

她也继承了母亲的教养方式,不骄纵孩子。也像母亲那样,每天打扫屋子、洗被子。“院子里的人老说,你们家怎么又洗被子了?”

冬天,她呆在家里四五天不出门。做做杂务,陪陪孩子,想想母亲,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。“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,热闹就是好事吗?热闹之后呢?”

5月底,政府信息公开得到回复,律师拿到案件完整的询问笔录。其表示,暂无法透露详细内容,但从内容看,比较有利于赵菁。

官司有了进展,意味着生活往前推进了一半。剩下的一半,最重要的就是整容。

为了尽快恢复,上个月,赵菁去八大处整形医院咨询,得知要等增生的肉质消失才能手术。她觉得,能整还是要整,因为迟早要出来工作。

她算过,安安稳稳工作一年,就能把整容的费用凑起来,而不用等待动物园的赔偿。父亲劝她,先不要着急,整容后再找工作,她还是投了份简历。

赵菁床边的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砚,以及母亲50岁退休时的照片。母亲去世后,她会提笔写毛笔字,希望从中获取安宁。

她心里清楚,过去是回不去了,就像再怎么整容,也无法恢复从前的样貌。整容,找工作,打官司,照顾家人……“我也有脆弱的时候,但还是得面对现实。”

整整一年过去了。下雨天,新生的肉还会像种子一样,拱得赵菁身上的伤口发痒。好在,一切都在逐渐愈合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八达岭老虎咬人一年后：
被缝合的伤口

去年10月13日,延庆,在八达岭老虎咬人事件中受伤的赵菁(化名)首次露面讲述伤情。

讣闻

那段时间,赵菁唯一的想法就是配合治疗,让伤口早日愈合,见到母亲。

第一次苏醒,她听见丈夫刘元(化名)的声音,打了麻药,只能隐约看见轮廓。

“妈妈在哪儿?”她问。此后几天,她收到很多个答案:有时是被一只老虎叼走,正在养伤,有时又是三只。她有过怀疑,想跟母亲求证,可手机被家人没收。她还偷过刘元的手机,却被他夺回。

去年8月20日,医生为她拆除嘴部钢钉,并办理出院手续。出院时,她嘴上仍然有浮肿,还有那道带着深褐色针脚的“E”字形疤痕。

那天,父亲哽咽着向她宣布了母亲去世的消息,丈夫也在一旁默默流泪。赵菁呆住了。

怕影响伤疤的恢复,父亲安慰她不要过度悲伤,只要记住母亲的好就

行。她忍不住,把自己关在屋里。哭的时候,她把头缩进枕头里喊“妈妈”。儿子听到,也跟着喊妈妈。

赵菁回忆,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,是在告别仪式上。她念完悼词,进了火化室,看到母亲的遗体,红红的烈火和一堆白骨。

冬至下葬时,她回了趟老家,拿了母亲退休时的照片,还有两人此前专门订做的一对生肖戒指:母亲属猪,她属鼠。

赵菁注销了母亲的手机号,微信号还留着。母亲死后,她仍会往这个号发照片、视频。

内容大多与儿子有关,比如他学会自己穿衣吃饭,比如他得了奖状,比如他学会说英语。母亲在世时,外孙就是她的心头肉。

赵菁从没打开母亲的微信号。“只有这样,我才觉得她没有离开。”

新伤

伤痕没来得及愈合,赵菁旋即深陷舆论漩涡。

从抢救室送往手术室途中,有媒体率先曝出“内幕”:赵菁下车因与丈夫吵架。

次日,老虎伤人视频在网上流传。有网友说她是“母老虎”“小三”。也有“讲道理”的人,说她蔑视规则。有人甚至人肉出她的家庭住址、婚纱照和丈夫的职级。

那时,赵菁刚从昏迷中醒来,手机被家人收走,无法获取外界信息。

父亲赵刚(化名)回忆,直到女儿出院,公布妻子死讯那天,赵菁才拿回手机。

“夫妻吵架”的说法越传越广,赵

撕扯

去年10月,赵菁出现在媒体前时,是一个戴着口罩、被老虎咬过的女人。

去年11月,赵菁向延庆区法院递交起诉书,向八达岭动物园索赔155万元。

赵菁认为,自己下车存在过失,但作为经营方,动物园应当在东北虎园内设置更显眼的警示牌,因此需承担大部分责任;而园方公开回应,事故认定要依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,愿从道义上垫付15%的补偿。

面对舆论,赵菁多次解释,下车是由于丈夫驾驶技术不佳,想换自己来开。丈夫虽然性子慢,但夫妻俩向

来彼此尊重,有事好商量。

那阵子,她情绪波动很大。

在一家省级卫视台节目录制现场,编导临时要求她对母亲说段话。她亲自撰写讲稿,表达对母亲的愧疚。节目剪辑播出后,一家人大失所望:对母亲的愧疚,被剪成对动物园的愧疚。

疲惫的父女俩决定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上。他们卸载了微博,拒绝了大部分媒体,希望好好准备打官司。

大半年过去,赵菁试图让一切归于平静,让伤口自然愈合。“每天这么多事发生,指不定哪天,人们会忘记我。”

去年7月23日,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伤人事件,致一死一伤。北京延庆区政府调查结果显示,游客赵菁(化名)未遵守猛兽区严禁下车的规定,被虎攻击受伤;其母亲周女士救女心切未遵守规定下车,被虎攻击死亡。因此该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此后,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恢复营业,发生悲剧的东北虎园重新开放,赵菁与动物园的诉讼波折不断……事件发生至今一年时间里,伤者赵菁的人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?近日,记者对赵菁进行回访。

她脸上那道“E”字形疤痕已经褪成淡粉色。去年10月,赵菁(化名)刚出来面对媒体时,疤上还有黑褐色的针脚。

“出院时,医生将几处疤痕拍了照,可能要做教学案例”。她自嘲,毕竟被老虎咬过的人没几个。

毁容、丧母、官司、质疑、指责……整整一年,她被人贴上标签:那个被老虎咬过的女人。

伤疤在撕裂,也在缝合。她抹上遮瑕膏,尝试摘下口罩,开始坚持跑步。

前天,赵菁一家三口回到安徽老家,祭奠母亲。她总觉得,母亲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看着自己,所以要好好地活着。

伤痕

7月17日,这是赵菁一年来第4次进入八达岭野生动物园,那个曾撕裂她生活的东北虎园。

和动物园的官司至今未开庭,与此前配合媒体采访一样,这次她依然在极力寻找证据。

37℃,天闷热,赵菁穿着格子衬衣,戴着淡紫色口罩。东北虎园,她曾被老虎撕咬的地方,3只老虎正卧在坡上,没有发一点声响。

一年前的午后,赵菁也没听到老虎的脚步声。后来她才知道,猫科动物走路都没声音。

据延庆区政府出具的调查报告,动物园猛兽区游览沿途设置了明显的警示牌和指示牌。

但对赵菁而言,去年7月23日15时,她仍然下车了。接下来,她经历了生命中的“黑色20分钟”。

一只东北虎蹿至身后,咬住并将她拖走。她的母亲周女士打开左后车门追赶,最终在这起“老虎伤人”事件中死亡。

“那一瞬间很疼,之后什么都记不住了。”被咬后,赵菁被园方救援人员包进一床军被送到医院。再后来,她的面部右侧缝了三十多针,背部缝了五六十针。

在北医三院ICU时,赵菁曾短暂地有过意识。她以为,脸上只被划了一道小口子。转到普通病房后,她看见镜子里的自己,“龇牙咧嘴的”。

术后的8月,她的脸大面积浮肿,左眼被挤压得几乎要眯成一条缝。嘴上被打了好几颗钢钉,缝合的伤口像蜈蚣。

主治医生断定,赵菁的嘴或许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,她不服,强迫自己按时多吃,还进行了嘴部张合训练。

几乎是试探性地,她戴着口罩完成一次自拍:寸头、肿脸,眯缝眼。此前,几乎隔两天她就会拿起手机自拍。

美,是大多数人对她的第一印象。单眼皮、尖下巴、洁净的皮肤。

此后,她无数次自拍,但几乎都删掉了。因为颌下的钢板挤出了双下巴,缝合后仍可见术后增生的肉质。

也在这个月,延庆区政府公布此事的调查结果,赵菁未遵守猛兽区严禁下车的规定,被虎攻击受伤;其母亲周女士救女心切未遵守规定下车,被虎攻击死亡。该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